

想起了公共道德的自觉



欧阳

前些天看到消息说,有一名6岁小孩儿独自乘坐电梯出了意外,唏嘘遗憾之余,隐痛的思绪里浮起一丝也许不该有的念头,总觉得似有一种并不陌生的影子在眼前晃悠。

按说呢,这事是不应该的。就像媒体报道的那样,6岁孩童因为在电梯里撒尿,结果致使控制电梯的电路板短路,从而造成了电梯的停止运行。在呼喊得不到回应后,不知道遇到此等情形或许应该安全等待的孩子擅自行动,末了酿成悲剧。

“尿停”电梯这样的事件不知道是不是绝无仅有,但以我所知,之前是从来没有听闻过的,何以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心中的疑惑难解,于是就去搜罗、扫描各种相关的信息,看看别人的见闻,也许会因类似情形找出一点同感来,由之或可寻到解惑的答案。

没有意外,我看到大家在痛心的同时,纷纷给出了中肯的建议,比如公共场合免不了有少不更事的小家伙,应该有专人管理电梯,更多的是警醒家长必须尽到监护人的职责……还有安全知识什么的,等等。少有人去追问责任,显然这是公众的善意。

其实,这些应该说是老生常谈,就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个案来说,理性一点考虑,恐怕成效不会卓越。老话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动物”,估计谁也不可能不眨眼睛地看住,就像那些在滚梯上出状况的事件,大人稍微不注意走神,小东西就超出了安全线。

然而,这样的推理并未解决我似曾相识的疑惑。况且,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很多现代的父母无不希望自家孩子有活跃、自主风采的,除极个别的人外,谁都不希望用绳子捆住亲生孩子的手脚,尤其是更不忍心推残压抑他们勇敢尝试的精神活动。

再来分析一般的看法和通常的事实演进。退一步说,就算家长和电梯管理人员不在场,以一个6岁孩子四肢和心智的能力,电梯之行本是不会有意外的,除非是“事故”那种个人自身不可控的灾难出现。不妨推理一下:如果不是对着角落撒尿,是不是对着似乎“有东西”的区域尿尿,就不会出现短路,电梯自然顺畅抵达目的地,也不会有后续“翻越”摔倒的情节了。

以常识而论,电梯里以各种姿态、向哪里撒尿都是不应该允许的,这是公共规则、道德的基本标尺。遗憾的是,悲剧的主角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相反,倒是无视“公共守则”的行为自然而然。之所以如此,难道不是和亲近的长辈放任纵容有关吗?至少他们没有看重“规则”,没有在日常的习惯培养中有原则地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意识,就像那些在地铁上随地大小便的孩子和其父母那样,很多这样的人自己缺乏公共规则和道德不说,往往还是这些秩序振振有词的破坏者。

说到公共规则和秩序,某些时候社会层面往往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广场舞问题就是很实际的案例——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没有规则来判断对错,结果是警察先生、城管同志都很头痛。而利益不同的各方在无序的诉求下找不到准则,结果都不让步,当然就只有激化出老拳来决定孰是孰非了。

扯远了,如果电梯小孩儿的家长是个看重、遵守,甚至是维护自己规则的人,电梯里撒尿的行为还会有的吗?我认为不会有,那么后续的悲剧定然也就不会有。

事实上,就像我们特有的过马路神采一样,人们很少将那些护佑自己的公共秩序法则放在心上,更不用说由之而应该有的自觉行为了,倒是因为越过规则、破坏规则获得的短视利益常被津津乐道。

再说一句老话,所谓“久走夜路遇鬼”,很多人都知道,可人们似乎都觉得那是别人的事。谁会去想:如果这个世界真乱套了,孩子们的未来不是很难吗?不管怎么说,芸芸众生是绝大多数,就算您是皇家人的后生,即便没有被抄家,也不改朝换代,那也必有亲人(还是绝大多数)发展成刘皇叔那样,靠编纂草席为生不是?

说个亲眼得见的爱狗淑女风采故事:在任由狗孩子随意便便之后,大约是太爱孩子了,光盯着,没注意路面先有她一样的人物经过,结果踩狗屎差点被摔趴下。当然,谩骂不道德是跟着的表演,她俨然没觉得在骂自己。

所谓似曾相识,可能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带来的吧。

山城堡 最后一战

王童

甘肃环县的山城堡是长征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最后一战并胜利,现正为脱贫而奋进,在建军90周年的日子身临其境写成该诗。

土山,沟壑
孤耸的烽火台
干燥的风卷着追击
荒凉的包围裹紧忧患
生死予夺的关隘
逼上绝境的反击
泥土的沟壑筑起伏击的火网
疲惫的身躯振奋起求生的搏杀
灵魂的纪念碑凝聚起胜利的号角
最后的硝烟弥漫出再生的鸣响
风沙阻挡不住进军
贫瘠便有艰难的跋涉
一群衣衫褴褛人
跨出了治国平天下的群英
千军万马的脚步声在震动
透出秦汉的声韵
脱贫也是最后一战
平治也是终极追索
路环上天
丘壑开膛
灵泉泛出
天降甘霖
西部西部
可以进乐园

前些天看到消息说,有一名6岁小孩儿独自乘坐电梯出了意外,唏嘘遗憾之余,隐痛的思绪里浮起一丝也许不该有的念头,总觉得似有一种并不陌生的影子在眼前晃悠。

按说呢,这事是不应该的。就像媒体报道的那样,6岁孩童因为在电梯里撒尿,结果致使控制电梯的电路板短路,从而造成了电梯的停止运行。在呼喊得不到回应后,不知道遇到此等情形或许应该安全等待的孩子擅自行动,末了酿成悲剧。

“尿停”电梯这样的事件不知道是不是绝无仅有,但以我所知,之前是从来没有听闻过的,何以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心中的疑惑难解,于是就去搜罗、扫描各种相关的信息,看看别人的见闻,也许会因类似情形找出一点同感来,由之或可寻到解惑的答案。

没有意外,我看到大家在痛心的同时,纷纷给出了中肯的建议,比如公共场合免不了有少不更事的小家伙,应该有专人管理电梯,更多的是警醒家长必须尽到监护人的职责……还有安全知识什么的,等等。少有人去追问责任,显然这是公众的善意。

其实,这些应该说是老生常谈,就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个案来说,理性一点考虑,恐怕成效不会卓越。老话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动物”,估计谁也不可能不眨眼睛地看住,就像那些在滚梯上出状况的事件,大人稍微不注意走神,小东西就超出了安全线。

然而,这样的推理并未解决我似曾相识的疑惑。况且,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很多现代的父母无不希望自家孩子有活跃、自主风采的,除极个别的人外,谁都不希望用绳子捆住亲生孩子的手脚,尤其是更不忍心推残压抑他们勇敢尝试的精神活动。

再来分析一般的看法和通常的事实演进。退一步说,就算家长和电梯管理人员不在场,以一个6岁孩子四肢和心智的能力,电梯之行本是不会有意外的,除非是“事故”那种个人自身不可控的灾难出现。不妨推理一下:如果不是对着角落撒尿,是不是对着似乎“有东西”的区域尿尿,就不会出现短路,电梯自然顺畅抵达目的地,也不会有后续“翻越”摔倒的情节了。

以常识而论,电梯里以各种姿态、向哪里撒尿都是不应该允许的,这是公共规则、道德的基本标尺。遗憾的是,悲剧的主角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相反,倒是无视“公共守则”的行为自然而然。之所以如此,难道不是和亲近的长辈放任纵容有关吗?至少他们没有看重“规则”,没有在日常的习惯培养中有原则地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意识,就像那些在地铁上随地大小便的孩子和其父母那样,很多这样的人自己缺乏公共规则和道德不说,往往还是这些秩序振振有词的破坏者。

说到公共规则和秩序,某些时候社会层面往往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广场舞问题就是很实际的案例——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没有规则来判断对错,结果是警察先生、城管同志都很头痛。而利益不同的各方在无序的诉求下找不到准则,结果都不让步,当然就只有激化出老拳来决定孰是孰非了。

扯远了,如果电梯小孩儿的家长是个看重、遵守,甚至是维护自己规则的人,电梯里撒尿的行为还会有的吗?我认为不会有,那么后续的悲剧定然也就不会有。

事实上,就像我们特有的过马路神采一样,人们很少将那些护佑自己的公共秩序法则放在心上,更不用说由之而应该有的自觉行为了,倒是因为越过规则、破坏规则获得的短视利益常被津津乐道。

再说一句老话,所谓“久走夜路遇鬼”,很多人都知道,可人们似乎都觉得那是别人的事。谁会去想:如果这个世界真乱套了,孩子们的未来不是很难吗?不管怎么说,芸芸众生是绝大多数,就算您是皇家人的后生,即便没有被抄家,也不改朝换代,那也必有亲人(还是绝大多数)发展成刘皇叔那样,靠编纂草席为生不是?

说个亲眼得见的爱狗淑女风采故事:在任由狗孩子随意便便之后,大约是太爱孩子了,光盯着,没注意路面先有她一样的人物经过,结果踩狗屎差点被摔趴下。当然,谩骂不道德是跟着的表演,她俨然没觉得在骂自己。

所谓似曾相识,可能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带来的吧。

陈晓辉

立春过后,山坡上背阴处还有尚未融化的残雪,所有的野草已经忍不住跃跃欲试——春天的第一抹绿色,是它们的旗帜。

茅草是最平易朴素也是最性急的。一片冬天的枯黄里,隐隐约约透出的浅绿鹅黄,就是它了。我总疑心,“草色遥看近却无”说的就是茅草。

茅草的嫩芽里包着花苞,抽出来,剥开外面浅绿嫩红的外衣,莹白如玉的,尝一口,甜滋滋的,但又不是蔗糖的甜,咬一口,满口都是春天。

茅草嫩花还有一个很诗的名字,叫做“谷荻”,但我的家乡叫它“茅芽尖”,这个名字家常亲切,就像乡村父母称呼小女儿,娓娓,丫头。

和茅草模样相似,但没有嫩芽可食的,是芦苇。

跟茅草不一样,芦苇最美的季节在秋天。秋风起,河边芦苇荡里,一片白茫茫说不清吟不尽的芦

梨雪

本帮菜是上海菜的别称,是江南吴越特色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流派。二十世纪初上海城市发展迅速,大量苏南浙北来的人口涌入,随之带来了苏、锡、常、杭、甬等地方的风味,上海人称之为苏锡菜、杭帮菜、宁波菜等,与之区别的是带有本地特点的菜肴称为本帮菜。

本帮菜诞生之初并不登大雅之堂,平民化的家常菜是其特色。传统本帮菜生煸草头、草头圈子、猪脚黄豆汤就是用草头、黄豆之类的廉价蔬菜,甚至大肠、猪脚这些下脚料都是制作原料,圈子就是切成小段,像小圆圈的肥肠。

本帮菜代表之一的八宝辣酱做法简单。去皮花生炒熟,豆腐干及应季鲜笋切成小丁备用。猪肉切丁,料酒、葱、姜未拌匀后腌制五至十分钟,锅内倒植物油,将肉丁略微翻炒,变色后加黄豆和水,加盖小火焖至肉丁和黄豆酥软。加入豆腐干和笋丁炒熟,再加豆瓣辣酱及等量甜面酱翻炒,使食材均匀着色和入味,最后倒入熟花生,用淀粉勾芡,淋上麻油出锅。

这道十分普通的家常菜正是本帮菜的特点,讲究一点的还可以加入本地常见的小河虾虾仁。豆瓣酱、甜面酱巧妙结合,使得滋味独特,口感鲜香辣甜。

色泽浓郁,极其入味。

顺便提一下,本帮菜凡是用到虾仁的,不管是整盆的清炒虾仁,或作为配料,都是选用较小的本地河虾,不用海虾。

本帮菜主要取用本地食材,如红烧鲍鱼就是长江鲍鱼,因有向前突出的锥形,故学名长吻鮠。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产于吴淞口附近的长江之中。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你若经过吴淞镇,几乎家家菜馆都有这道菜。鲍鱼眼小,有四对须,体色有黑白两种,白鲍鱼难以人工饲养尤为珍贵,现在已很少见到了。

红烧鲍鱼的做法是将活体长江鲍鱼切块用葱、姜腌片刻。起锅放油,鱼块除去葱、姜,入锅煸至发白,加入糖、酒、酱油、豆瓣酱等调料,用旺火炒至熟,再装盆淋少许熟油。卤汁浓如胶,鱼肉入口即化,咸中带甜,色泽红亮。

很多人把“浓油赤酱”作为本帮菜的主要特点介

我在秋天里

奶奶83岁那年进城以后,和爸妈住一起,我偶尔去家里看望,慈爱的奶奶做木门,为我开门关门,目光缓缓送我离开。我给她几个零花钱,有一次我路过老街巷子里,看见她蹲在墙角边啃一个饼子,见了我,似有偷吃零食孩子的目光。奶奶抓住我的手说:“孙啊,都是你给的钱买的。”我想一把搂住奶奶说,奶奶,等我有时间了,陪你好好吃顿饭。其实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只是我觉得,陪奶奶,机会今后一定会有。后来,奶奶就痴呆了,在床上叫我“舅”。

奶奶90岁那年,我来的是她的遗像,是把她身份证照片放大做的。奶奶走的那天黄昏,我正找人喝酒,和一个人高谈阔论怎样做一个孝顺的人,我突然激动地起身,抱住那棵秋风中摇摆的柿子树,我想表达最真诚的谢意,谢谢这棵柿子树,一直陪伴着我奶奶。

所以今年秋天,在中秋来临之前,我想把月饼带到奶奶坟前,喊她在空气中再闻一闻月饼的味道。我欠奶奶的,这是一笔债,我得赶快偿还,把我内心里的一个窟窿补上。当然,我还得陪在奶奶在秋天回一趟老家,因为我担心,等我还没把原来的窟窿补上,又有一个大窟窿了。

秋天了,我发现我日常的写作节奏也放慢了。一条大河的奔流,我看不见它故鼓凸的血管,在我每日坚持的游泳中,我睡在波浪之上,明显感觉和这些血管接通了。我胸中有了滔滔之水,我反倒变得更加节俭了,很少用华丽磅礴、大汗淋漓之类的大词,我写出的每一个句子,戒用力,戒浓烈,戒矫柔,要如平时呼吸一样自然流畅。这样写着,发现迎面而来的,才是我真正熟悉的万物。万物生长,都为我而安排,大地收获,岁月馈赠于我,颗粒归仓。

秋天似乎也让我变得宽容起来。我给火爆脾气

的左胡子打电话,邀请他一同到湖边一家农庄,吃用荷叶蒸的糯米饭。我和左胡子因为喝酒吵架,他居然打了我一耳光,已绝交一个多月了。今年立秋那天,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宣布和他复交。我和左胡子重新来往以后,压在心上的石头也落地了。不就一耳光么,我那年买房,左胡子把压在床底的3万元钱全借给我了。对于真正性情中人的交往来说,我脱下了从前认为是有关尊严的丝绸袍子,换来的是一件朋友间御冬的棉袄。

记得一个秋天的黄昏,我散步经过小乔楼下,看见她家园子里植物葳蕤。我饿了,买了路边店里一个烧饼吃,竟吃到了一根头发,我正要发脾气,看见那店铺里的小老板在风中花白的头发,我心一下慈悲了,算了算了,人家也不容易,开一小店养家糊口。

我想起小乔说过一句话,他人苦痛,何尝不是自己苦痛,人一慈悲在怀,世间明媚柔软。

无数景色。

后半生将有邂逅同行的爱人、儿女陪伴左右,共享天伦,携手走完人生路。愿为你掏心掏肺、真情真意付出的人,惟有爱人,即便激情不再,成为亲人,日子过成了白开水,仍要用心地浇灌。儿女匆匆长成,如离巢的小鸟,飞向高远处,我们欲追而不及,只得退回原地,守着自己,守着孩子的故乡,守着这个专属的家。

我们的后半生,已到了不愿过生日、记不起年龄的尴尬境地,快乐、健康,挂在了嘴边。不会再在推杯换盏中较量高低优劣,不会再在患得患失中定位成败,远离名利场,低调快乐生活,便会自带光芒。气,能少则少;酒,能推则推;烟,能戒则戒;坐,能短则短;菜,能素则素;心,能宽则宽。多锻炼,多养心,健康走完后半生……

后半生,说远不远,说长不长,不可回避,无法停步。把日子过慢,把江湖看淡,把真情看重,把心性放软,惟愿永葆生命的激情,“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惟愿笑对人生的得失,静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然后,和阳光一样慢慢变老。

没事抬头看看蓝天

褚子

没事的时候
就抬头看看蓝天
高远的天空
总是任由我们的想象驰骋

一碧万里的晴空
除了容纳下发光发热的太阳
还能容纳下我澄澈如洗的心

几朵白云
那是蓝天漂洗过的洁白衬衣
流云似水
所到之处留下随意流淌的痕迹
他们没有密布阴云的厚重和低沉
他们的轻盈
他们的高远
仿佛有神旨意一般的
轻轻地到来
轻轻地走开

没事的时候
就抬头看看蓝天
那镜湖一般的蓝天
几朵白云装饰过后
依然是那么一尘不染
亦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
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

何军雄

麻雀在树上想着心事
月光射进它的脊梁
背对世俗的黑暗
忍受着黑夜的漫长
长短不齐的枝条
承载着往事的寂寥
身心逐渐疲惫
内心痛苦彷徨
抛开烦恼,借一缕月光
静候晨曦的朝阳

茅草和芦苇

花,令人无端就起了乡愁。

扯下来的芦花和弹过的棉花有些类似,都很柔软,但芦花不保暖。传说中有后母拿芦花给继子做棉衣,看上去厚实,穿上却冷的要命——人性里大抵有这样一种似厚实薄吧,应该不足为怪。

谁会无条件地给另一个人温暖呢?就连父母对孩子的爱,也是有条件的:你必须是他们的孩子。

扯得远了,继续说芦花。当棉花当然不行,它们在秋风中摇曳,只负责美与惆怅。

曾读刘大白诗:“归巢的鸟儿,尽管是倦了,还驮着斜阳回去。双翅一翻,把斜阳掉在江上,头白的芦苇,也装成一瞬的红颜了”,芦苇而红颜,真是诗家情境。

茅草就不一样了。除了春天给孩子带来惊喜,还有很多重要的用处。比如以茅草做屋顶的茅屋。古代没有钢筋水泥,拿树枝做了房梁和檩条,中间的缝隙就可以用茅草遮挡。《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杜甫,住的就是茅草屋了。

和茅草模样相似,但没有嫩芽可食的,是芦苇。

跟茅草不一样,芦苇最美的季节在秋天。秋风起,河边芦苇荡里,一片白茫茫说不清吟不尽的芦

如今的城市高楼林立,广厦千万,可越是这样的繁华的高楼,越是让人心灵孤单。也不知道住茅屋掩柴扉的诗人们,心里是否孤单。

芦苇比茅草高大许多,虽没用于遮风